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南粤先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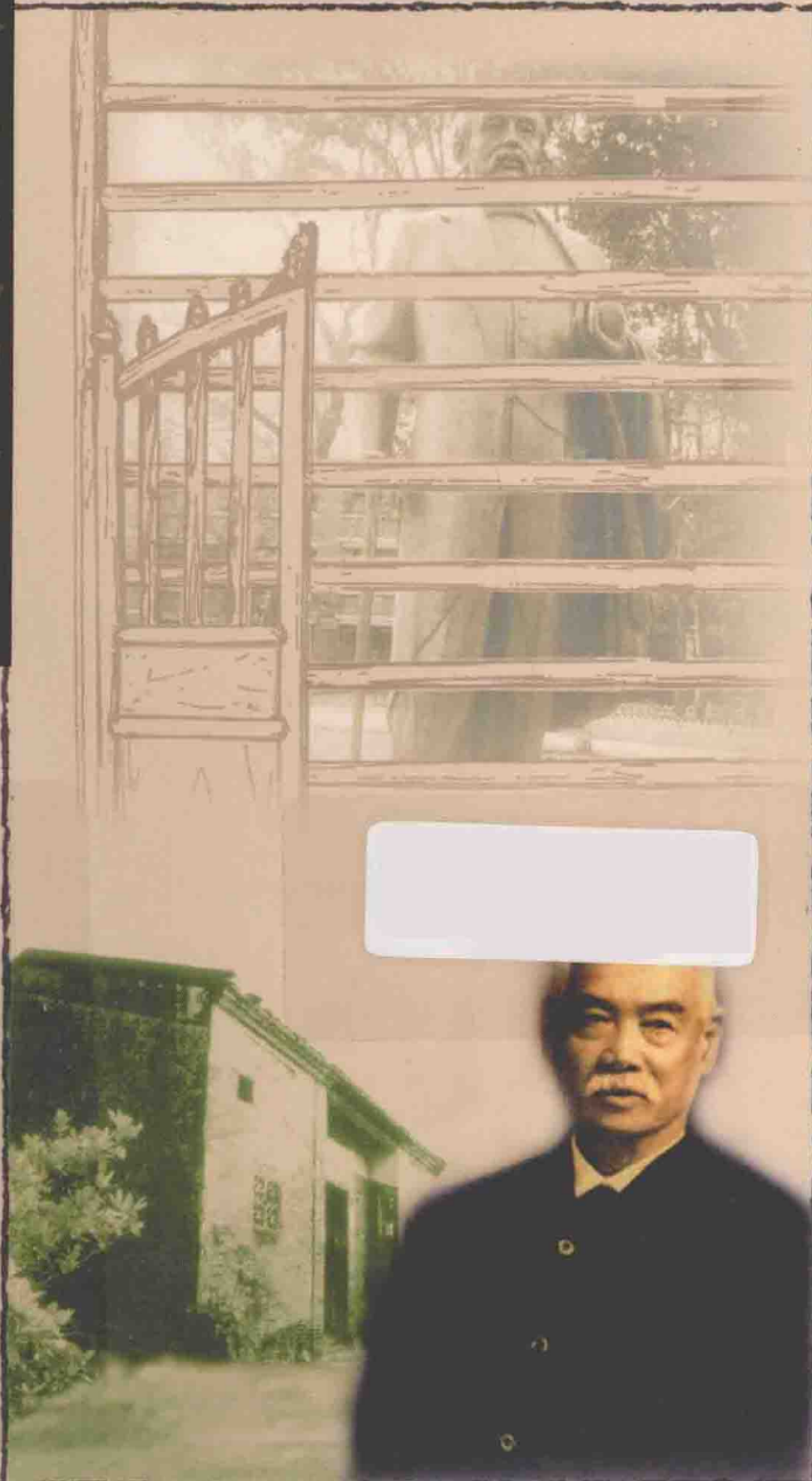
容 闳

陈汉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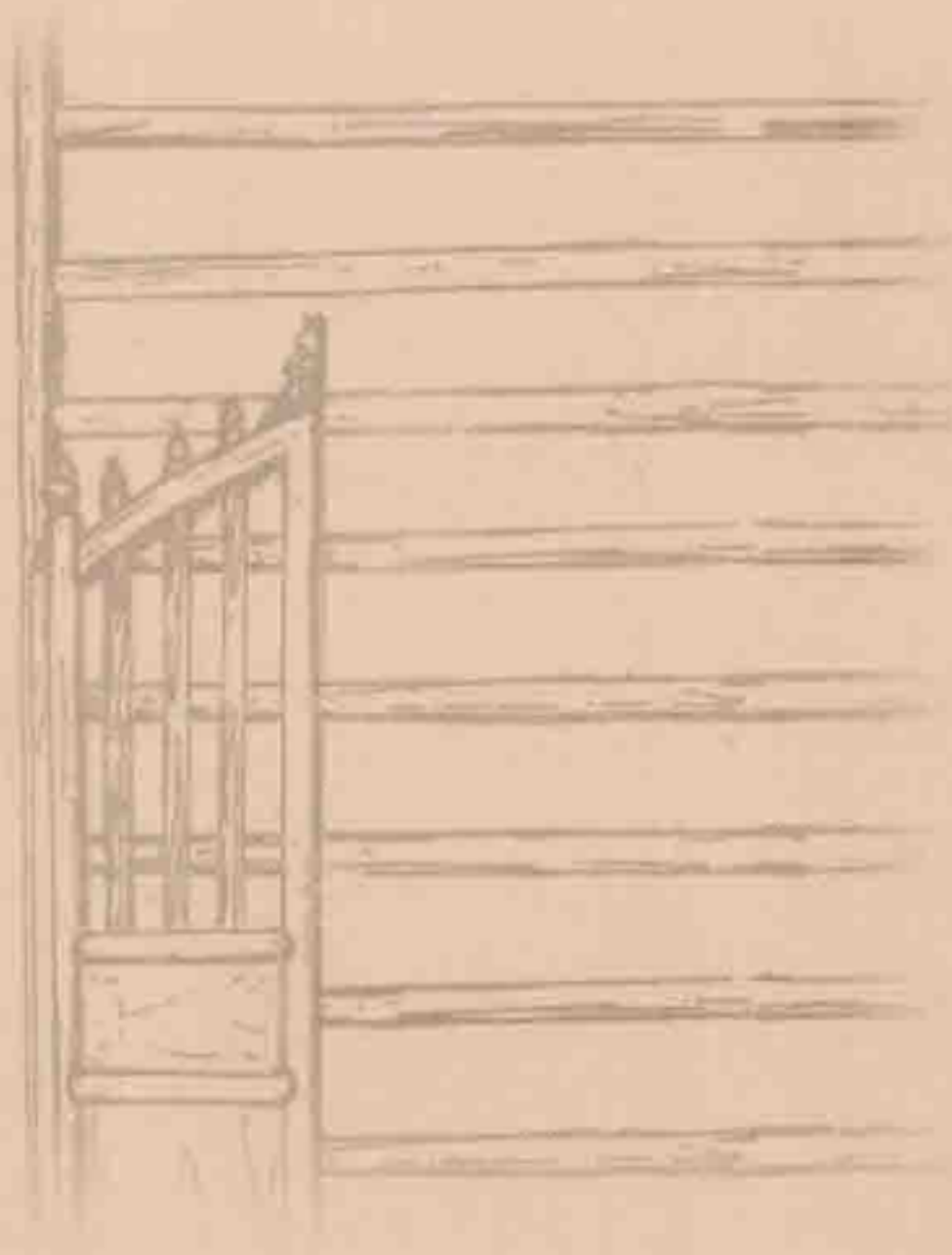
容闳



责任编辑：李锐锋

封面设计：邦 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南粤先贤



上架建议：历史/人物

ISBN 978-7-218-08739-



9 787218 087399 >

定价：20.00元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南粤先贤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容 閔

陈汉才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容闳 / 陈汉才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8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ISBN 978-7-218-08739-9

I. ①容… II. ①陈… III. ①容闳 (1828~1912)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9865 号

RongHong

容 闳 陈汉才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莹

责任编辑: 李锐锋

装帧设计: 邦 邦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8739-9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4.5 插 页: 1 字 数: 46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
吴南生 张 磊 张汉青 林 雄
欧 初 钟阳胜 雷于蓝 蔡东士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庾 震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 王桂科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方健宏 卢家明 吕克坚
朱仲南 刘斯翰 李夏铭 李锐锋
岑 桑 沈展云 张健人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郑广宁
柏 峰 顾作义 倪 谦 倪俊明
黄尚立 庾 震 曾 莹

南粤先贤丛书顾问

朱小丹	吴南生	杨应彬	欧 初
陈建华	王晓玲	贡儿珍	武延军
张 磊	岑 桑		

南粤先贤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汉青

副主编：陈海烈 陈泽泓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欣伟	王晓吟	卢延光	刘 梅
刘斯翰	麦英豪	李吉奎	李志昌
李鸿生	邱 捷	陈永正	陈忠烈
陈健秀	林亚杰	欧少虹	郑秋平
赵春晨	钟卓安	涂经武	黄天骥
黄洁峰	章文钦	曾庆汉	

出版说明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为《岭南文库》的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2004年8月

目 录

小 引	1
一、家境清贫 童年苦难	3
二、受教勃朗 勤奋学习	9
三、游美两校 提升学业	14
四、学成归国 献策天京	25
五、贸营茶丝 为国购机	35
六、组织留学 领先开放	41
七、留美教育 中途夭折	62
八、“维新潮流” 顺水勇进	75
九、船遇孙文 航向革命	85
十、西带山绿 万古长青	99

小 引

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至青少年时代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后留学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造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事业，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以及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



容闳 (1828—1912)

导的革命斗争。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家境清贫 童年苦难

据《容氏谱牒》和《续修容氏族谱》等记载，容閔的父亲名建，亦名丙炎，号立亭，生于乾隆乙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是勤劳憨厚、能干变通的农民，操持着全家的生计。母亲林莲娣，生于嘉庆丙辰年八月十五日，是慈祥淳朴、任劳任怨的农村劳动妇女。她不仅料理家务，照料孩子，纺纱织布，而且也是农业生产能手。容閔排行第四，其上有两兄一姐。长兄容光杰，族名达苗，号穗邨。次兄容乾，族名达芽。容閔一家六口，依靠租借地主的三四亩薄田耕种，过着半农半渔的贫困生活。农忙时，全家集中劳动力耕种稻田；农闲时，伐薪捉鱼捞虾，以补生计。但连年旱涝交灾，入不敷出，还没有到达禾熟时节，容家就已断粮，一家大小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容閔的故乡南屏乡在广东省香山县南端，背靠将军山，南有前山河，是山清水

秀、百花飘香的好地方。容闳六岁多就帮助家人做事，体贴亲人。夏日炎炎，他看到妈妈劳动了一天归来，非常劳累，就把一碗山茶水端到妈妈跟前，还拿大葵扇子为妈妈拨凉。秋天农闲，家里缺乏柴火，他就跟随姐姐上山砍柴割草。冬天塘涌水干，他便捉几斤塘虱鱼和鲟鱼，给家人蒸上一碟鲜甜美味的鱼儿。在春草碧绿、百花齐放的春季，他牵着一头小黄牛，到桔树山下的小平地放牧。这种亦耕亦牧、半樵半渔的童年生活，练就了容闳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这对于他日后在工作中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打下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

父亲容丙炎看到闳儿从小勤劳、正直、



懂事，心里十分高兴，决定让他入学读书。恰好在容闳七岁之际，即1835年初，澳门郭实腊夫人开办的教会小学增设了男生部，招收中国儿童，而且不收学费，免费食宿，这正适合贫穷的容家。经过当时在该校任司事的同乡介绍，学校同意容闳入读。

在这所教会学校中，温施蒂夫人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灌输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主要管治措施有两条：一是对不听话或违反校规的，就严厉呵斥杖罚，有人称之为“棍棒纪律”；二是学生宿舍隔层分治。她安排男生住一、二楼宿舍，女生住三楼宿舍，男、女生严格分开，严禁男、女生交往和上街活动。容闳在男生中年龄最小，温夫人怕其他男生欺负他，特意把他安置在三楼女生宿舍旁边的房间住宿。温夫人对容闳实行“三不准”：不准下楼，不准在地上活动，不准出门上街。容闳每天站在三楼的阳台上，俯视楼下绿色草地，看见许多男生和女生在自由活动，随意嬉戏、玩耍，而自己却只能“困”在三楼上，感到很不公平，认为温夫人为难自己。因此，他渐渐疏远、憎恶温夫人，经常偷偷溜到楼下，同男生游戏、玩耍，甚至冲出校外，在大街上逛一逛，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温夫人的安排下，他每天研读圣经，学习英语，几年之后便会讲一些简单的“番话”。温夫人在教学中讲究教学方法，因应儿童生理心理需求，循循善诱。她很喜欢容闳的好学聪明，充分解答容闳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本英文书和一个笔记本送给容闳，有时也请容闳吃一两块洋面包。容闳慢慢觉得这个洋妇人“和蔼仁厚”，关心自己。

后来温夫人非常喜欢容闳，认为他勤奋、聪慧，可堪造就，应当给予继续培养教育，更希望他成为一名传教士。所以，她返美疗养离开前特意叮嘱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士霍白生（Dr. Hobson），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一定要招取容闳入校读书。

十二岁那年，不幸降临到容闳家人的头上。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袭击伶仃洋，进攻广州城。战火也影响到容闳的家乡香山南屏村。洋人烧杀，官兵掳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9月17日，容闳劳碌一世、贫病交迫的老父亲病逝，“身后萧条，家无担石”，留给容闳兄弟的是一贫如洗、四壁空空的家室。他与哥哥料理了父亲身后事，决心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母亲和姐姐分担忧愁。在穷困的情况下，容闳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外，还做了三件事。

一是做一点贩卖糖果的小生意。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帮补家计，十二岁的容閔批发来一些糖果，挑着一副糖果担子，或提着一只糖果篮子，在南屏村里巷和小食店门口叫卖。容閔每天凌晨三时起床，整天沿着镇街村巷叫卖，肚饿、腿累、人倦，喉咙都喊沙哑了，一直到晚上七时多才回到家，一天才赚银币二角五分，全部交给母亲，帮补家用，勉强度日。

二是当印刷书报的折叠童工。有一天，同村一位在澳门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印刷书报的工人，回来南屏村探亲，到容閔家里串门，与容閔的母亲谈起印刷厂想招收一批折叠书页的童工，只要懂得英文就可以进去，文化程度不必很高。容閔的母亲便托这位同乡回澳门后向洋教士推荐。过了十天，容閔接到通知，同意他去澳门做工。容閔告别母亲和兄姐，渡海到达澳门，当了印刷厂的折叠童工。他每天上午七时半上班，从事紧张繁忙的折叠书页工作，直到晚上六时才下班，虽然工作辛苦，身心疲劳，但能赚到一点工钱，帮补家用。当时，童工工钱很低，每月只有四元五角钱。容閔省吃俭用，自己每月只花一元五角，剩下三元钱则每月按时寄回给母亲。这个工作维持了四个月，略略舒缓了父亲逝世后的家庭经济困难。

三是在医院从事制药服务工作。容闳在霍白生医生的督导下，终日制作药膏丸散。霍医生外出行医的时候，容闳背负沉重的药箱跟随。容闳勤谨任事，人品忠厚，多次受到霍白生医生的赞扬。不久，霍白生医生引领容闳到马礼逊纪念学校，谒见校长勃朗先生（Rev. Brown）。容闳又开始了新的读书生活。

二、受教勃朗 勤奋学习

对青少年时代的容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礼逊学校和勃朗校长了。

马礼逊为英国传教士，生于1807年1月31日，由英国传道会委派来华传教。1834年8月1日马礼逊逝世后，他在澳门和广州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基督教教友），为了纪念他在华传教的“功绩”，倡议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团体，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学校。英国传道会从纽约聘来的聋哑学校教师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于1839年11月4日正式开办马礼逊学校，并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容閔入学时间为1840年11月1日。他自从离开郭实腊夫人女校之后，停学了一年五个月之久，在家乡参加劳动生产。容閔是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招取的第二批学生。

勃朗校长开拓进取，锐意改革，采取四条措施，大力改革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工作。

第一，厘定教育宗旨。

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发起成立之际，就规定了办学宗旨。勃朗校长主持校政之后，更加明确规定：“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当时的教会学校都希望通过宗教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中英文教育，把中国儿童培养成为相信基督、崇拜上帝、懂得外语、具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徒和亲西方分子。这正是教会学校办学宗旨在马礼逊学校的具体体现，它对容闳信教思想、崇拜西方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开设中西课程。

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教育宗旨，勃朗校长开设中西合璧之课程。课程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英文课程，由勃朗校长主讲，邦尼（Bonney）、麦克（William Macy）两先生为助讲；二类是中文课程，包括四书、易经、诗经、书经诸科，聘请华人儒士担任讲席；三类是宗教课程，包括基督教《圣经》及其他神学课程，由勃朗校长及其他传教士主讲；四类是科学知识课程，包括数学、算术、几何学、生理学、历史、地理、音乐、化学等课程，由勃朗及其他牧师讲授。

容闳起早摸黑，勤奋学习。早上天刚亮，他就起来朗诵英文和中文；晚上，就在宿舍里点上煤油灯，阅读中文和自然科学，直至深夜方才睡下来。

容闳是该校学生中之佼佼者，中文各门课程成绩优秀，能够用中英文进行作文，熟读四书、五经，背诵了大量的诗词名篇，尤其酷爱王维、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的五言律诗和绝句。后来他在中国和美国都能用毛笔写下一首首自己或唐人创作的五言诗，在耶鲁大学毕业的临别赠言簿上写下经书中的名句送给美国同学。容闳的中文汉学根柢是比较深厚的。过去有一些学者认为他“全盘西化”，是“完全被西化了的人物”，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他旅居美国很久，语言环境与中国国内迥异。他不是居住在唐人街华人社区，而是居住在美国居民群中，长久不用中文，不讲中国语言，容易遗忘，这种“用进废退”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容闳归国时，“以予久居美洲，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后来他在广州补习中文，又生活在中国语言文字的环境与氛围中，“是乃渐复其旧，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粤语”。

英文课程是马礼逊学校及其他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马礼逊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使本地青年“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

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这就奠定了英语教学、英语课程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为此，勃朗校长和教师们强化英语教学，特别重视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课程，规定不少课程都要用英语上课，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练习，增强学生在英语上的听、写、读、讲等能力。

1845年9月24日，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和教育会秘书裨治文，邀请教育会其他成员和各界人士到马礼逊学校参观公开考试。勃朗校长要求容闳所在的一班全部六个学生自选题目，用英文作文，写完当场交卷。结果，6个学生都自己定出作文题目。六篇题目分别是《意想之纽约游》《中国政府》《劳动》《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圣经》和《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生观、地理、历史、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在英语词汇、文法、章句结构、段落安排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容闳在题为《意想之纽约游》的英文作文中，结合勃朗校长和其他洋教习平时宣讲的有关摩天大楼的知识，融入自己向往西方文明的思想感情，大胆展开想象的翅膀，描绘了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

堂塔尖高耸云表”的繁华景象。当时写英文作文纯粹是依靠想象，后来在1847年踏足纽约，容闳才把幻想变成现实，使美梦成真。这篇英文作文写得很好，受到勃朗先生的多次赞扬。后来这六篇英文作文都刊登在《中国丛报》上。

第三，开设自然科学和宗教课程。

除了中、英文教育之外，马礼逊学校还开设有自然科学（如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地图地理、自然地理等）和宗教课程（如《圣经》、基督教等）。中西课程合璧，是马礼逊学校教学的一大特点，与中国传统学堂固守传统经学、排斥西学的单一课程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开展有益身心发展的多种活动课程。

中国传统官学和私塾不重视文娱体育活动，从早到晚把学生关在课室里，强迫他们死记硬背，诵读经书，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勃朗校长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制定并实行新的学校作息制度。在一个整天的教学时间中，有八个小时用来读书学习，三四个小时安排孩子在露天场地进行体育锻炼或在室内开展文娱活动。这样，有劳有逸，有张有弛，学生身体健康，肌肉结实，精力旺盛，提高了学习效率和质量。容闳和同学们也从中学会了球类运动和其他体育项目。

三、游学两校 提升学业

按照容闳自己划分的学习阶段，他在家乡马礼逊学校的学习为小学课程阶段，而在美国孟松学校和耶鲁大学的学习，则是他在美国完成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的阶段。

1846年冬天，疾病缠绕着勃朗夫妇。由于工作和教务繁忙，夫妻俩身体每况愈下，准备回美国治疗和调养。临行前四个月，勃朗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他对学生感情很深，这次归国愿意携带三五名同学到美国深造，以接受完全之教育。经过几天考虑，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同意赴美留学。勃朗先生叮嘱这三位同学回家后要好好同父母商量，争取家人支持。容闳说服母亲支持他留学美国纽约。在几位美国朋友的资助下，容闳实现了留学美国的夙愿。

1847年1月4日上午10时许，广州黄埔港，一艘属于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轮船，载着勃朗校长夫妇和容闳等三位同学，载

着中国茶叶等商品，鸣笛启航，向着珠江口驶去。

经过98天的颠簸航行，该船在1847年4月12日到达美国的繁华都市纽约。

容闳在纽约东温若布朗先生家里小住了一个星期，就前往马沙朱色得士省（Massachusetts，今通译为马萨诸塞州），入读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当时美国尚无高中，只有预备升入大学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就是全国最好、最著名的升大预备学校，属于高级中学性质。全美各地不少的中学生负笈远来入读，为升入大学作准备。容闳认为，孟松学校之所以闻名全国，是因为它有一位高素质、有威望的校长。当时孟松学校校长是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他毕业于著名的耶鲁大学，是“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著名教育家。他主持孟松学校以来，锐意改革，加强教育管理，使学校各项事业皆“日益发达，气象蓬勃”，一跃而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校。海门校长对容闳等三个中国学童特别关照，非常希望容闳等人学成归国，有所作为，繁荣国家。

孟松学校遵从阿那博士（Dr. Arnold）的格言，实行德智体三育并举、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协调发展的教育宗旨。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学校开设算

术、文法、英国文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物理、化学等门课程，并把容闳、黄胜、黄宽三人编在英文班里。英国文学课程由海门校长亲自讲授，容闳最喜欢这门课程，得益颇多。

孟松学校离勃朗老师的家很近，开始时容闳、黄胜、黄宽三人都吃住在勃朗的家里，白天去学校上课，放学后回勃朗家吃饭，生活上全靠勃朗的母亲照顾。后来，勃朗的妹妹丧偶，带着三个幼子寄居在勃朗家中，这样一来勃朗的家就十分拥挤了。于是，容闳等三人在勃朗家的对面另租一间小屋。容闳当时虽得到传教士、商人、工业家的资助，但这些钱远远不够用，因此，他还要在课余时间做一些小工，如替人洗衣服、拉煤球，在饭馆、酒家洗碗洗碟，赚钱维持生活。同时，每天对自己居室洒扫整理，劈柴生火等琐事都要亲自操作。容闳的居处离孟松学校约半英里，连晚间的自习在内，每日步行往返三次，严冬酷暑，亦未尝间断。

在孟松学校读书期间，容闳受到勃朗母亲的周到关照。容闳非常赞赏她的道德品行。他后来回忆道：“于今回忆勃朗母夫人之为人，实觉其可敬可爱，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媪之历史者，当能证予此言不谬。计其一生艰苦备尝，不如意

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于颠沛之中。尝自著一诗自况，立言幽闲沉静，怡然自足，如其为人。”

在孟松学校读书的三个中国留学生中，黄胜身体欠佳，水土不服，读了一年就辍学回国，1848年秋回到了香港。

容闳与黄宽继续在孟松学校学习，都想毕业后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容闳选择了更为艰辛坎坷的考读美国名牌大学的道路。1850年夏天，容闳与黄宽同时毕业。黄宽得到海门校长和勃朗先生的推介，在教会和香港外商的资助下，进入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专科。容闳却想继续留美深造，准备攻读耶鲁大学。

黄宽走后，容闳陷入孤独、迷惘和焦虑之中，因为他报考的是美国最著名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而入学经费还没有解决。在1850年春夏之后，他请求勃朗、海门两校长的帮助。他们告诉容闳：“孟松学校定制，固有学额资送大学，盖为勤学寒士而设。汝诚有意于此，不妨姑试之。第此权操诸校董，且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容闳一听要填写志愿书，毕业后一定要当传教士，已觉得“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因此，决定不向该校提出申请。